

玉渊杂谭

如果不是看到报道,还真想不到现在学校玩儿得够“洋”的——“开笔礼”。

科林碎玉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文·武夷山

8月23日,Richard P Grant(原为生物化学家,现为Occam's Typewriter 博客网的创办人,网站名称“奥肯打字机”是化用了“奥肯剃刀”的说法)发表博文《在向公众传播科学之战中,科学家为什么战败?》

其次,反对疫苗、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并非都是从心底里反科学。其中有些人是反科学的,而多数人只是希望有人听他们的声音,希望有人把他们的担忧也当回事,多半是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桩著名的晚清公案。

吾心吾性

下一站,仓前!

文·郭梅

大明崇祯九年(1636),岁在丙子。十月初二,秋日,一位时年44岁的旅人从现在的杭州松木场出发,出城往西到达仓前——杭州城西的一座古镇,现在人们知道它,多半是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桩著名的晚清公案。

这位在当时默默无闻的旅人,拥有一个现在无人不晓的名号:徐霞客。9月19日,他从家乡江阴出发,经过现在的无锡、苏州、嘉兴、湖州等地,28日进入杭城,白天游览宝石山、飞来峰、灵隐寺和三竺等名胜,晚间则宿于泊在香荡的船上——香荡在松木场即如今的松木场,位置在今杭州第五干休所前的保俶路东,现在成为两条并不甚宽的马路,中间是松木场新村,其屋基地其实就是原来的河道,包括香荡。老杭州一般记得,香荡的地名初见于记载,水面约于1983年填为陆地。

“初二日,上午,自松木场五里出观音关。四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徐霞客在日记里并未详述仓前见闻,这一天,他的最终目的地是仓前往西四十里的余杭,即因“夏禹东去舍舟登陆”而古称“禹航”,现在人们习称老余杭的余杭古镇,晚间船泊苕溪,亦照例宿于舟中。

古镇仓前是徐霞客旅行人生的一个中途站,也是他人梦想的一个中途站。而今,徐霞客游历仓前380年之后,也是一个秋日,我从离松木场不远的城西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出发,开始了每天的仓前之旅。因为单位搬迁,我也随之回到了仓前,——这里是我童年所居之地。

不管是开车还是选择公交,只要想到这条路是当年徐霞客走过的,感觉罩

这复古范儿,真是一点都不专业。难怪整个场面让人感到滑稽。一来,我们现在的学制本来就是“西学东渐”,与之相称的似乎更应该是开学典礼上校长的一场启迪心智的精彩演讲。二来,孔庙门前点朱砂,这样的儒道混搭,和孔子于炼仙丹一样,完全是不明就里的简单站队,缺乏诚意。

实际上,“开笔礼”是不是真传统最多是闹点笑话,错了可以改,校长不懂专家

懂。关键的问题是,开笔礼结束之后呢?学校究竟是心有所属,想在自己的新学期计划和建校纲要上列入“传统文化”一项,并进而使之成为自己的办学特色?还是脱了袍子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孩子们也继续啃英语、攻奥数,拼小升初,继续数理化,高考倒计时?再进一步推想,这一场下来,服装道具再加上文物古迹场地费,都得花点钱,难道学校的醉翁之意是在于家长的钱包?前者我们自可稍安勿

桂下漫笔

的专家带着一大堆数据去电视台做科普,就容易看电视观众认为是高高在上、妄下定论的人。此时,就算他们的观点是对的,说服效果也好不了。

人们希望感到自己是需要的,被爱着的,希望有人听取他们的心声,希望说者、听者像一家人似的。

女物理学家、法兰克福先进研究院的Sabine Hossenfelder就懂得受众的这种心理。她曾开过“talk to a physicist” service(“与物理学家谈心”服务),老百姓愿意花50美元,就可以与一位量子物理学家聊20分钟,你有什么疯狂的想法人家都会听,还给你解释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有多少科学传播者愿意花时间听受众的想法?愿意走出自己舒适、习惯的小圈子,走向受众所在的地方(本文作者:而不仅仅是我开放实验室了,你们过来参观啊!我曾介绍过法国物理学家去监狱里给囚犯做科普的事,就是走近受众做科普的例子)?愿意去解答受众困惑、伤心的问题?愿意真正考虑他们的需求?

原外科医生、现《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Atul Gawande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科学家应该坚持讲清楚“好科学的真实”,揭露那些用以误导民众的“坏的科学战术”。但只是这些远远远远不够。装神弄鬼者往往懂得人的心理,他们构建了追随者的“社区”。现在的很多科学传播并没有在劝说,说服受众上下功夫,而只是宣示科学界圈内人认可的内容。这不叫传播,这样做不能改变人家的想法,既不能赢得人家的心,也不能赢得人家的脑。

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说,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将受众争取过来属于“取”,则聆听受众需求、为其排忧解难属于“予”。不舍得在“予”上面花时间、精力与资源,也必然难以实现“取”的目标。

除了诗人,陈梦家身上可贴的“标签”有很多,如考古学家、文学家、收藏家等等,他像精力充沛又好奇敏锐的旅人,在人文世界四处游历,令人叹服的是,足迹所至,竟都成了一份地标。王世襄说,“今天我当了明代家具专家,其实我跟陈梦家没法比,他的收藏、研究深度比我强多了”。他还说,自己所买的家具不过是些边角料,不成系列,而陈梦家买家具则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王先生所言应该不虚。在一封信中,陈梦家曾津津有味地讲述过他的“淘宝”经历:“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伍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伍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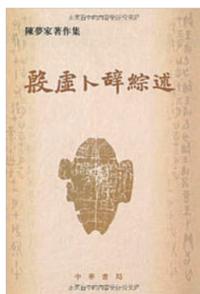
着理想的光环,染着梦幻的色彩。闲暇时我喜欢去仓前镇上漫步。当然,走的永远是那条老街——仓前塘路。路南是塘河,路北是民居,清幽静谧的章太炎故居和纪念馆是我最喜欢盘桓的所在。因杨乃武案而闻名的药店钱爱仁堂也还在,我的小学同桌钱同学是钱家后人,他成绩出色,被调侃“祖上卖砒霜家子——这里是我童年所居之地。”

很小就知道这故事就发生在自己居住的余杭镇,而出卖砒霜的药店则开在相距甚近的仓前镇。传说,小白菜秀姑出家修行,她落发的庵堂位于余杭镇郊,即现在的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位置。家母曾供职于那所医院,我从小住在医院大院内,里面有口井,颇苍古,是唯一的生活水源。据说那井是小白菜用过的。但我不知道,当年徐霞客到来的时候,这井是否已经在那里。

我只知道,翌日,十月初三,徐霞客舍舟登岸,在余杭南门桥雇了担夫,继续迤逦往西而人临安,夜宿白玉庵。在庵中,他遇到一位僧人同道,灯下品茗,晤谈甚欢:“僧意,余杭人也。闻余好游,深夜篝灯论茗,为余谈其游日本事甚详。”可惜,徐先生并不知道,这一年离他弃世已只有短短五年,他已经没有机会东渡扶桑了;而且,这一年,既是明崇祯九年,亦是清崇德元年——皇太极在这一年于盛京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促使他放弃传统的科考之路,执着地踏上旅程,成就了自己后世公认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盛名的大明朝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当然,徐先生更不会知道,如今的仓前,旧貌与新颜齐飞,梦想与古镇同辉。

陈梦家:被传记遗忘的大师

文·胡一峰



▲在考古所期间的陈梦家相对平静,完成了巨著《殷墟卜辞综述》。

▲陈梦家夫妇在住宅的合影。背景书法为陈梦家所藏米芾书法真迹。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东西,传记应算之一。名人的传记被反复书写,有的整卷之后又零割,某某的少年时代、最后十年、最后二十年,千变万化。还有人年纪轻轻,也匆匆忙忙给自己写了自传,盖棺论定之急速溢于言表,好比《围城》里方鸿渐的老婆,早早写好了多少首悼亡诗,就等着老婆咽气。不过,有的货真价实的大师,才情横溢,跌宕一生,却没有一本像样的传记,陈梦家是其中之一。

十多年前,有位姓赵的翻译家去世,大量私人信件被弟弟家的保姆拿到北京著名的旧货市场潘家园兜售,其中不乏闻一多、朱自清、胡适等近代文化名人的信札。这位翻译家名叫赵萝蕤,是陈梦家的夫人。这些信件,是对学术眷侣人生轨迹和社会交往的生动记录,也是为陈梦家作传的好材料,可惜散落之后,尚未见整理出版。而信件曾经的主人陈梦家,似乎也信件一样,在人们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了。

陈梦家是中华民国的同龄人。他成名很早,20岁那年,新月书店出版了《梦家诗集》。胡适和闻一多分别为书写了评论。闻一多说,这是本年诗坛上最可纪念的一件事,胡适说,近年来的诗歌中,以诗集中的《都市的颂歌》最算成果。后来,诗人陈梦家又有两部作品问世,同行方玮德评价说:“能运用本国诗的气味,天真的完美的技巧,在各种和善的形式上表现自己,使新诗成为近代天然文化中国的产物,而确定其生命并完成其初唐时期的这便是无疑的算梦家的诗。”

除了诗人,陈梦家身上可贴的“标签”有很多,如考古学家、文学家、收藏家等等,他像精力充沛又好奇敏锐的旅人,在人文世界四处游历,令人叹服的是,足迹所至,竟都成了一份地标。王世襄说,“今天我当了明代家具专家,其实我跟陈梦家没法比,他的收藏、研究深度比我强多了”。他还说,自己所买的家具不过是些边角料,不成系列,而陈梦家买家具则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王先生所言应该不虚。在一封信中,陈梦家曾津津有味地讲述过他的“淘宝”经历:“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伍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伍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

好紫檀的八仙桌和小琴桌各一。”

上世纪四十年代,陈梦家赴美访学,遍访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件,他也就此从诗人转行为一名杰出的考古学家。青铜器之外,他对甲骨文也有浓厚兴趣,留下了《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巨著。五十年代被贬兰州,又在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不凡成就。

虽然研究都是故纸堆,老古董,陈梦家的生活却充满阳光和精致的气息,他抽锡纸包的大前门,喝龙井,喜欢听地方戏,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他还知道知名或不知名的美食深藏在北平城的哪些角落。

在这个世界上,陈梦家唯一或不擅长的,大概是人情世故。据说,美学家邓以蛰把自己的一幅画和陈梦家交换。陈毫不顾忌地和人说自己的感受:“邓的画太笨,叫人挂也不是,不挂也不是。更可怕的是,他不顾政治气候,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潜规则提出批评。他似乎也不懂‘财不露白’的古训,用丰厚的稿费置买了不少房产……”

这一切,都使陈梦家与我们这个社会格格不入。1957年春天,在所谓“阳谋”的引蛇出洞下,涉猎广泛的陈梦家以学者、作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等身份,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文化部、中国作协、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学习杂志社以及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等十几个单位

的整风座谈,发表了许多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风向一变,“反右”开始,看不惯陈梦家的人们轻松地找到了高大上的理由,尽情地对他进行“批评”和“帮助”。于是,陈梦家被下放劳动,六十年代政治气候回暖,才得以返京。

没过多久,一场更大的浩劫开始了。1966年8月,史上的“红八月”,红卫兵的暴力活动达到极致,老舍就是在这个月愤然自沉。陈梦家的家被抄了,多年积攒的明清家具、古玩器具、藏书一扫而空。他还被要求跪在烈日炎炎的考古研究所院内,接受批斗。那一晚,他写下遗书,吞安眠药自杀,剂量不足没有死成。9月3日,趁红卫兵不注意,陈梦家自缢身亡。两天后,考古所召开大会,主题是“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

1978年,陈梦家去世12年后,召开了他的追悼会。近年来,陈梦家的著作重出出版。在新诗一百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重又读到了这一如箴语的诗: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想不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春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古典诗词使叶嘉莹在悲苦的命运中获得了救赎。这也正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正面的感染力。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生命个体,我想那些古代诗人,也有自己的人生遭遇,有感动人的精神气质,也会有世俗的一面,有人性的弱点。但诗词中留存下来的,却是经过淬炼的人生经验和情感,是提纯了的人性。古典诗词中抒写的对自然的爱,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国家的爱,对宇宙天地的爱,对生命本身的爱,都显得纯粹而美好,以这种纯粹美好之爱为支撑,才能使得一个生命变得圆满,珠圆玉润,面对人生的阴晴圆缺。

叶先生把自己的生命救赎升华为一种文化使命,她传播诗词之美,为古典诗词文化之延续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文化,就是靠着这样一个又一个有生命的人的亲证和亲传而得以延续。我闻她抑扬顿挫的诵读,从她个人生出敬佩和感动之情,既敬佩和感动于她个人的精神,更敬佩感动于古典诗词的巨大感召力。

时代的浪潮此起彼伏,一会儿新文化,一会儿整理国故,一会儿又文化大革命,一会儿读经热,一会儿又批读经热……然而,但使珠圆月岂亏。叶先生说,古典诗词是会感发人心向善与美的情感,就此而言,诗词会共国人而同在——除非,认识汉字的人都灭绝了。

文·杨雪

校不是真正理解传统,对文化传承没有发自内心的认识和信仰,所推所行并非出自树人育人的本意,扔给一本书就让孩子们生吞活剥,足令人对其用心和态度生疑。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玉帛本身不是礼,恭恭敬敬成为礼,钟鼓本身也不是音乐,虔诚地演奏才能成为音乐。夫子有幸,无缘亲睹今天的“开笔礼”,但学校不妨和孩子们一起学学夫子之语。

文心走笔

但使珠圆月岂亏

文·杨富波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烁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因秦梦总依依。——叶嘉莹《高枝》

近听叶嘉莹先生的一个讲座录音——“我的诗词家国”,内容是叶先生以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创作的诗词串联回顾一生经历,当然诗词是核心,“诗词怎样走到我的心中,我怎样走到诗词的心中”。

对她的经历,从前只知道她流落台湾后在加拿大教书,细节却没有特别了解。这次才知其中坎坷。这种坎坷,有大时代的动荡造成的,也有个体命运的偶然性。比如,她从大陆随国民政府南渡台湾,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氛围中,丈夫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导致她带着襁褓中的孩子无依无靠,这种生活遭遇。又比如她说自己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是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她先到多伦多看大女儿,然后坐飞机去费城看小女儿,在飞机上感觉非常幸福。不料刚到小女儿家住了一天,就接到电话,大女儿和大女婿出车祸双双遇难,她的幸福又破灭了。

叶先生的命真是又苦又硬,不过苦难只能使人怜悯,却不能升华人。叶嘉莹的人生经历苦活人,令人敬佩,则全在她能够穿过这些悲苦生活下来,不但生活下来,还焕发出越来越炽烈的光彩。

说回这句诗。但使珠圆月岂亏。在演讲中,叶先生有个解释。她说现在很多人抱怨社会不好,但自己又常常同流合污,那么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其实,个人不要总抱怨月有阴晴圆缺,只要做好自己,把自己这颗珍珠磨圆了,饱满了,或许月亮也就是圆满的。

这个解释,是把诗句的涵义往世界观的方向引导。其实,这个诗句,也可以往人生观方向去说。我甚至觉得,与其说它写出了一种“世态”,不如说它更加写出了一种“人情”:人生之有起起伏伏,恰是天上之月,有阴晴圆缺,无论境遇如何,不应该太多抱怨,更不应该沉沦不振,而应该打磨自己的心,历练自己的心,使这颗珍珠圆润饱满。——这种论调,不是心灵鸡汤吗?对,它和很多鸡汤发出一辙,但这是叶先生用了八十多年的人生煲出的一碗鸡汤。

叶先生最令人感动的一点,也不是她会煲鸡汤,而是她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有坎坷经历的人很多,能够穿越坎坷的人也很多。但在经历种种之后,能够如此有执着的精神,特别是能够保持一颗美好的心灵,这样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如果再延展一点说,可以说古典诗词本身就是一颗圆润的文化明珠。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很多,五行堪舆、三纲五常之类的,里面就有不少装神弄鬼、扭曲人性的东西,但唯有艺术是美的。王羲之的字,宋徽宗的画,李杜的诗,苏辛的词……传统文化的真正瑰宝在这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古典诗词使叶嘉莹在悲苦的命运中获得了救赎。这也正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正面的感染力。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生命个体,我想那些古代诗人,也有自己的人生遭遇,有感动人的精神气质,也会有世俗的一面,有人性的弱点。但诗词中留存下来的,却是经过淬炼的人生经验和情感,是提纯了的人性。古典诗词中抒写的对自然的爱,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国家的爱,对宇宙天地的爱,对生命本身的爱,都显得纯粹而美好,以这种纯粹美好之爱为支撑,才能使得一个生命变得圆满,珠圆玉润,面对人生的阴晴圆缺。

叶先生把自己的生命救赎升华为一种文化使命,她传播诗词之美,为古典诗词文化之延续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文化,就是靠着这样一个又一个有生命的人的亲证和亲传而得以延续。我闻她抑扬顿挫的诵读,从她个人生出敬佩和感动之情,既敬佩和感动于她个人的精神,更敬佩感动于古典诗词的巨大感召力。

时代的浪潮此起彼伏,一会儿新文化,一会儿整理国故,一会儿又文化大革命,一会儿读经热,一会儿又批读经热……然而,但使珠圆月岂亏。叶先生说,古典诗词是会感发人心向善与美的情感,就此而言,诗词会共国人而同在——除非,认识汉字的人都灭绝了。

词说文学史(31)

刘成群

忆王孙·汤显祖

良辰美景奈何天,梦里梅郎多喜欢,红袖双双障嫩寒。夜阑珊,情死情生泪不干。

忆王孙·徐霞客

故园梅雨别多时,客子天涯犹未归,涉步黔滇倚翠微。伴斜晖,更有山河梦里飞。

捣练子·袁宏道

江水碧,楚山青,百里公安觅性灵。笔下恍听三月雨,梦中多少卖花声。

捣练子·冯梦龙

多少梦,了无痕,会得“三言”几处春。两点蕙心传素帕,一双蝴蝶赋招魂。

青玉案·张岱

长风岸上吹烟树,绕香径,花飞雨。又是西湖春欲暮,绿杨楼榭,蒹葭小渚,旧迹无寻处。谁人曾买东君住?梦忆陶庵断肠句。敢问韶光都几许?一衫岚霭,一肩轻絮,一路流莺语。



书法(隶书)

高玉海